**第5講：神對所羅巴伯的應許（該2:20-23）**

系列：[哈該書](https://r.729ly.net/exposition/exposition-be/exposition-be-ot-minor-prophets-haggai)

講員：文惠

這是九月廿四日的第二次預言。短短的三節經文記載了先知的兩個末世預言：先是列邦列國勢力的傾覆，繼而是神必選立祂王權的代表，舒展祂的國度。

2:21-22預言將來神必親自干預歷史，傾覆一切外邦的強權暴政，使他們自相攻擊，潰不成軍。神曉諭了四個“我必”的承諾。第21節：“我必震動天地”。這句話跟2:6的話相同，意思也是說神掌握整個創造秩序和救恩歷史，祂使人看見祂是公義全能的主宰。但是這裡指向更深遠的啟示，不只是顯出聖殿的更大榮耀，而是神必彰顯祂權能國度的威榮和完全的得勝，徹底覆沒外邦欺壓的惡勢力。這裡跟2:6不同的是沒有了“再一次”這句片語，可能暗示這一次神的干預的幅度是前所未有的震動。

22節原文的三個“我必”是這樣說的：“我必傾覆列國的寶座，我必粉碎外邦的國勢，我必傾覆他們的戰車和乘車的；騎乘戰馬的各人用刀互相攻擊，他們的馬和人也必跌倒敗落。“傾覆”這詞最先見於創19:21，神傾覆所多瑪，俄摩拉；舊約亦常以此詞形容神對作惡的外邦人的審判。這樣的描述令人想起出14:23-25，以色列人與埃及人爭戰，在過紅海中，神覆沒埃及人的戰車戰馬。這些都是神在歷史中的干預；祂的“傾覆”就是澈底的滅絕。

“寶座”代表管轄的王權，“戰車戰馬”代表軍事力量；似乎都是指向武力或是政治權力的爭戰。但請不要忘記聖經預言的預表性、超越性，及語言的象徵性。這裡的重點是夾在中間的“我必粉碎”敵對的強勢。意思是說神必徹底的滅絕一切與神為敵的暴政管轄和強權欺壓。這是神公義的審判，也是唯獨神自己的作為。請注意，原文是：神是要敵人“他們的弟兄互相攻擊”。就像士7:22記載神如何幫助基甸退敵，使米甸人互相擊殺一樣。這裡沒有以惡報惡的意思，更絕對沒有現代以聖戰為口號而以恐怖行動，濫殺報復的意思。

新約時代的法利賽人就是因為只盼著政治上的複國，而錯過了耶穌基督和祂公義真理的國度。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被猶大出賣的那夜，彼得用刀削掉了大祭司的僕人的一個耳朵。耶穌就斥責彼得，說：“……收刀入鞘罷。凡動刀的，必死在刀下。”（太26:52）神的國度與王權不是建立在武力和暴力之上。使徒保羅也明說了：“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，掌權的，管轄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。”（弗6:12）

“萬軍之耶和華”這稱號，在兩章經文中出現了十四次之多；連同耶和華的稱謂，全書就只有十節經文沒有提及耶和華！出現率如此的頻密；是要一再強調先知的宣示是莊嚴，而大有能力和絕對權威的。2:23原文的結構顯出了這特色的精華：它以三個耶和華說的片語來總括神對所羅巴伯的應許。這裡原文的“說”字有“聖諭”的意思，有如古代聖旨的皇帝詔曰；是非常威嚴，不容置疑，無可更改的。

神對所羅巴伯說什麼呢？

第一，“到那日”，就是說神已經定了日期；第二，神必選召他為神的僕人；第三，神必以他為神的印戒，因為神已揀選了他。

現在我們仔細看看每一點。

第一，萬軍之耶和華說：“到那日”那日就是廿二節宣諭神審判列邦，傾覆列國的日子。這是猶太人祈盼的彌賽亞來臨的日子，可是這不僅是指政治上的復興。先知書中常常提及的“耶和華的大日、末後的日子”與這裡的“那日”是同等的末世特徵詞匯，是指向最終神審判後復興萬物，光復祂創造榮美的日子。以賽亞先知是這樣憧憬未來天、地、人、物完全和諧美善的：“看哪！我（耶和華）造新天新地……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,因我的百姓快樂。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、和哀號的聲音……豺狼必與羊羔同食，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……”（賽65:17-25）這是關乎整個人類，甚至整個創造的日子。神嚴肅的宣諭：到那日！等著吧！祂預定了的日子，必要來到！

弟兄姊妹，你有等待那日子的期盼嗎？無論你的日子是否平順，萬軍之主都在掌管，祂要按祂的時候成就祂的旨意。所以，順暢的日子，我們須要儆醒；不順暢的日子，我們也必須學習交托、忍耐、依靠、等候神的引領。

第二，耶和華說：“我必選召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為我的僕人”。中文和合譯本沒有把“選召”這個原文的動詞翻出來。摩7:15是用這個字來確立亞摩司先知的身分和權威的。這個字在舊約中也常應用於膏立大衛王朝的君主。請注意這裡只形容所羅巴伯為撒拉鐵的兒子，而沒有提及他是猶大的省長，這是強調所羅巴伯雖無實際政治上的王權，但他是大衛的王裔，對猶太人而言，他有帝皇之尊，是復興以色列的命脈。

聖經只有十個個別的名字被神稱為“我的僕人”；一共出現50次，其中大衛被提及達20次之多，而且都常與神的揀選並提。詩89:3-4說：“我與我所揀選的人立了約，向我的僕人大衛起了誓。我要建立你的後裔，直到永遠，要建立你的寶座，直到萬代。”詩89:20：“我尋得我的僕人大衛，用我的聖膏膏他。”可見“我的僕人”不單指服役神的意思，而是神恩威並重、特賜的尊貴殊榮。賽40-55章中有四大段經文（42:1-4，49:1-6，50:4-11，52:13-53:12），學者稱為“僕人之歌”因為其中提及“我的僕人”就是神所揀選那位“憑真實將公理傳開”，施行神的救恩到地極的外邦人之光。神選立人為祂的僕人，表示神託付他代理王權的威榮身分，為以開展神在地上的管治和工作。代上3:10-24記載大衛王的家譜都以某某“的兒子”來敘述大衛王朝君主的延續，所以這裡對所羅巴伯的預言，是指向他為大衛的後裔而言，也就是說，所羅巴伯是將來彌賽亞的預表，神必堅立對祂僕人大衛的誓言，建立大衛王朝的寶座，直到萬代。

第三點，萬軍之耶和華說：“我必以你為印，因為我已揀選了你。”“印”是信物和權柄的憑證。古代君王常用戒指的形式作印，授權施政。得印戒就是受君命，權行代理。因著猶大的悖逆，耶利米先知曾預言神要審判猶大，奪去猶大王代神在地上管治的王權。耶22:24：“耶和華說、猶大王約雅敬的兒子哥尼雅，雖是我右手上帶印的戒指，我憑我的永生起誓，也必將你從其上摘下來。”結果，猶大被巴比倫所滅，子民被擄，王權盡失，大衛王朝似乎告一段落；復興的指望就遙遙無期了。

弟兄姊妹，先知哈該對所羅巴伯說的預言的三方面，今天都已經在耶穌身上生髮應驗。我們有幸活在一個“眼睛能看，耳朵能聽”的歷史時刻，得見神大哉奧秘的顯現，就是彌賽亞第一次的來臨。

太12:15-21，耶穌引用賽42章說明了祂就是那位神所揀選的僕人。使徒彼得在耶穌升天後，公然稱耶穌基督為神已經榮耀了的“神的僕人”，是那聖潔公義者、是生命的主。（徒3:13-15）

福音書記載的耶穌家譜都說明耶穌是大衛王的後裔。耶穌出生，博士來朝，獻上王者的禮物；天使加百列報信：“祂（耶穌）要為大，稱為至高者的兒子。主神要把祂祖大衛的位給祂。祂要作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遠。祂的國也沒有窮盡。”（路1:32-33）

耶穌基督的復活，戰勝了最後的仇敵，就是死亡。使徒保羅這樣說：“死阿，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裡？死阿，你的毒鉤在那裡？死的毒鉤就是罪。罪的權勢就是律法。感謝神，使我們借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。”（林前15:55-57）他又說：靠著愛我們的耶穌基督，在一切敵擋我們的事上，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。（羅8:28-37）耶穌基督就是那位末後帶著神權威的印戒，得勝一切的王者。

罪惡的權勢已經被破除，然而罪惡的存在尚未滅絕；因為神不願一人沉淪，乃願人人悔改。神學上稱現代為一個“已然又末然”的末世時代。每年的6月6日，歐美的國家都會舉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平紀念儀式。為什麼選擇6月6日呢？那是因為1944年6月6日盟軍成功登陸法國的諾曼弟海岸。這是一埸艱巨的戰役，死傷過百萬計；然而，這是決定性的一役。戰勝了這一役。盟軍知道雖然戰事尚未結束，但是大戰必勝無疑，指日可待。1944年6月6日就成了二次世界大戰盟軍扭轉整個局勢的轉捩點。從1944年6月7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的1945年5月7日，就是已然又末然的時期；已經穩操勝券，但又未獲全勝！正如我們復活的主已經得勝，但是終局尚未來到。

主的日期滿了，耶穌基督必要再來，完成神創造的新天新地。彌賽亞的二度來臨，就是為什麼先知哈該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信息今天仍然言猶在耳，它仍舊帶給我們莫大榮耀的盼望和生活的力量。

弟兄姊妹，我們來到了哈該書的結束，也是哈該書的高潮。哈該書是從一個外邦的王大利烏掌權的日子開始的，當時神的子民靈性低落，不思振作。哈該書的結束卻是指向耶和華神大展威榮的日子，到那時候，神的子民將會戰勝一切的仇敵，得平安又蒙福祉。哈該告訴我們如何化咒詛為祝福，如何走出幽暗的低谷，邁向光明的高處。

哈該說：要悔悟的追想昔日你與神立的約，要剛強的作工，要聖潔的歸依；那麼，這公義審判的大能的神就必與你同在；使你得著膽壯的力量和約裡的福祉和平安，因為神在祂預定的日期；要親自的干預歷史，徹底制勝敵擋祂的一切惡勢力，神的國度和王權要借著祂的子民和祂選召的王者，威榮的開展。這終局的盼望也就成了你我今日每天生活的動力和勇氣。

弟兄姊妹，昔日百姓的使命是建造聖殿。今天你我的時代使命又是什麼呢？耶穌舉目向田觀看，“於是對門徒說，要收的莊稼多，作工的人少。”（太9:37）你可有舉目觀看，察覺在你的周遭要收的莊稼嗎？你可聽見主對你呼召：“來！不要懼怕，為我剛強作工吧！”